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七十一回 張太監落水慶重生 陸松年設筵款良友

話說張永同徐鳴皋等一眾英雄到了鄱陽湖，他要順順陸家灣陸松年家，看他干兒，不料遇見盜船，將他劃至僻靜所在。張永見不是路徑，疑惑起來，便問那船戶道：“怎麼還不到陸家灣麼？”那船戶道：“此地離陸家灣遠了。你既在我船上，卻要聽我的制度。”說著，就在船底下拿出一把板刀，惡狠狠的向張太監說道：“我這裏有個規矩，凡有人上得我船，都算是他晦氣。所有金銀，自不必說，都是要存下來做孝敬的。不論他官紳士賈，除非不上我這船；既上我這船，任他插翅也難飛去。但不過我亦有幾等制度：在我船上的人，那乖巧的，送了我的孝敬，我便請他吃頓餛飩；那不乖巧的，我便請他吃板刀面。這兩件卻是聽人揀的，我不勉強人。”說著，便將板刀在張永面上一晃，道：“你說揀那一件去吃罷？”張永與那小太監，此時已是嚇得魂不附作，只得戰戰兢兢跪在那裏，哀求道：“大王爺若要銀子，我這小箱子內還有一刀兩，大王盡管拿去，只求饒我兩個活命就是了。”那船戶道：“饒你性命，可是沒有這個規矩，也從沒有這等便當。既是你哀求，我便給你討個便宜，請你吃頓餛飩罷。”張永聽了，不知這餛飩是個什麼法兒。你道這餛飩的名色，究竟是怎的呢？原來是凡強盜船上，都有板刀面、餛飩兩件名目。那板刀面，就將人砍成幾塊，拋在水內，這就喚作板刀面。餛飩是斫你一個整戶首，將你綁縛起來，拋下水去，這就喚作餛飩。當下張永不知所以，便問道：“怎麼喚作餛飩？”那船戶道：“我實告訴你，將你整個兒綁縛起來，拋下水去，便喚作餛飩，可是太便宜你了。”張永聽說，這一嚇已是昏了過去，那個小太監更加害怕，只在那裏跪求饒命。那船戶那裏肯聽，便取了兩根繩索，先將張永綁縛起來，向水內一丟；又來將這小太監綁起，也向水內一放。他便將那小箱子收藏起來，欵乃一聲，登時將船開往別處去了，我且不表。

再說張永與那小太監自下了水，不知不覺，直望下流淌下來。也是張永命不該絕，徐鳴皋等人的大船卻泊在下流頭。那船戶卻在上流將他放下水去，張永在水內就順著下流，一路淌了下來。直到天明，又淌至徐鳴皋等人泊船的所在。卻好一枝梅在船頭上小溺，忽見上流淌下一個人來，一枝梅便喊船戶道：“艄公，你們快起來。上流淌下一個人來了，你們快將他撈起，看看是活的還是死的。如果還救得活，趕緊取些姜湯，將他救過來；如果死的，也可買具棺材收殮他。”船戶聽說，立刻都執起來，七手八腳，在湖裏將那人撈起，濕淋淋的放在船頭上。一枝梅近前一看，忽然哎呀一聲：“這是怎麼說？為何張老公公被人家綁縛住了，拋下水去，難道那陸家灣那個陸松年將他害了不成？”復又想到：“這斷不是陸松年害的，一定那小瓜皮艇是個強盜船了。”當下便命船戶將繩索解下，立刻煨了些姜湯來，灌了下去，又將他翻轉身來，在船幫子上擔了一回。好一會，只見他吐了許多水出來，人也慢慢蘇醒。此時徐鳴皋早已起來，大家見張永已是蘇醒，便將他扶至中艙，徐徐睡下，又命船戶取了些姜湯，給他自飲。

又過了一會，只見他兩眼微睜，喘了一口氣道：“咱家怎麼到這裏來？莫非與諸位英雄是魂靈相會麼？”徐鳴皋道：“老公公請自保重，停一會兒再講罷。”張永又道：“咱家究竟是人是鬼，請諸位英雄告知明白，好給咱家得知。”徐鳴皋道：“不瞞老公公說，方纔從水內撈起來的。”張永聽說道：“如此說了，咱家還是個人，不是個鬼了。”于是張永便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。只見羅季芳大聲怒道：“如此世界，好大膽的狗強盜，敢劫掠老公公的財物，又害老公公的性命！我等即將他拿來碎尸萬段！”徐鳴皋道：“好匹夫，那強盜如此膽大，自然要去尋他。但據你這等說法，你可知他姓名麼？”羅季芳被徐鳴皋這句話，問得他口不能開，只是默立在一旁暗暗作惱。只見張永又道：“咱家承諸位英雄將咱家性命救活，只可憐我那小使，不知生死如何了。”徐鳴皋道：“老公公不必煩惱，或者尊管命不該絕，也還可以活命的。為今之計，老公公可還要去令親家麼？”張永道：“咱家再也不去了。”一枝梅道：“不然，我等正是還要老公公去走一趟，借此可以訪那強盜的下落。”張永道：“英雄此言差矣！咱家就便訪到他下落，也還是將性命送在他手內，這是何必呢。”一枝梅道：“老公公盡管前去，我等暗暗的保護老公公就是了。”張永聽罷大喜道：“難得諸位英雄有此美意，咱家更加感激了。”

此時張永已覺得身體舒暢，于是吃了點飯食，徐鳴皋便叫徐壽扮作小太監，隨著張永下了船，仍到昨日僱船到陸家灣的那個所在。張永先四面一看，並不見昨日那只船，因即另僱了一只。言明船價，同徐壽二人上了船，便望陸家灣而去。不過十五里，不到半日已至陸家灣。張永當下付了船錢，便同徐壽上岸，轉灣抹角不到一里路，已望見村莊。張永便指與徐壽看道：“徐將軍，你看對面那一叢樹林中間一所高大房屋，便是陸松年家了。”徐壽答應。

二人又走了片刻，不覺已到。張永便走入座上，卻好有兩個莊丁站在莊門口。張永上前，向那莊丁說道：“你進去說一聲，就說北京管理東廠事務那個姓張的，順道來此相訪，你家主人就知道了。”那莊丁聽說，趕著答道：“你老人家莫非張公公麼？”張永道：“咱家便是。”那莊丁道：“你老人家請裏面坐罷。”說著領了張永、徐壽二人，到了裏面廳上。二人坐下，那莊丁便進去通報。少刻陸松年出來，向著張永說道：“老哥哥，兩年不見，正是渴想得極。今日難得到此，是因何事來南呢？”張永道：“一言難盡，慢慢敘談便了。但是我不能耽擱，今日在你這裏住一宿，明日就要走的。我那阿保干兒子現在那裏？我是很記念他的。”陸松年道：“他現在書房內讀書，少停我叫人去喚他出來便了。”說著，一面命人擺酒，一面命人去喚阿保，又與徐壽通了名姓。

此時莊丁早已獻上茶來，張永正要提起奉旨來召十二位英雄的話，阿保已走了出來。

陸松年便叫他給張永請安。阿保走到張永跟前，先喊了一聲干爺，隨即請了安，站立一旁。張永便望著他，笑嘻嘻的說道：“我的兒，兩年不見，你長得這樣大了，今年可是十六歲了麼？”阿保道：“是。”陸松年道：“老哥哥，你怎的記得這般清楚？”張永道：“連干兒子年歲都忘了，這還算個人麼？”說著，那邊酒席已擺出來，于是張永便邀徐壽去坐首席。徐壽再三推讓，還是張永坐了首席，徐壽對陪，陸松年坐了主位。飲酒之間，張永便先將奉旨召取十二位英雄的話說了一遍。又指著徐壽，向陸松年說道：“這位英雄，就是第十二位。”陸松年便向徐壽道：“久仰諸位英名，今得相見，實是萬幸。”徐壽又謙遜了一回。張永又將遇盜的各節述了一遍，陸松年聽罷大怒道：“那裏有這等事情！這個強盜，可算得是無法無天了，連老哥哥的財物他都敢劫掠起來，還要害老哥哥的性命，這還了得。待小弟明日就到縣裏去報，勒令該管地方官緝獲，務要拿獲人贓。”張永道：“這就煩老弟明日去走一趟。愚兄所失的財物不過一刀兩銀子，再有我干兒子一副蔭囊，還是小事，倒是斫著這只盜船，貽害客商，甚是不淺。”陸松年正要答應，忽見有個莊丁向陸松年耳畔說了兩句話，陸松年不覺詫異起來。欲知那莊丁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